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六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七

前集

日新

往過來續

莊子云子仲尼謂顏淵曰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象
自歎以死為死乃更上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則物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成
則功成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則竟不見也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也無死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
待盡受成形則化而為無也一效物而動自無日夜無際也
而不知其所終為死也薰然其成形又奚為哉知命不能規乎
其前立以是日但係於前也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
可不哀與若夫亦七不可上而留也故吾與身命乎而不能令之
服死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

馬於唐肆也唐肆此傳馬也也言求之不可得也人
精夜也老見也言女上見吾所以見者耳吾上以見者日新也
無於也耳馬不化者則非女也及也東馬於下六為也云
吾服女也甚忘也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不及女服吾也亦
甚忘也與聖者有得賢之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
者存不亡也者有謂繼之以口新也之忘故吾不新吾已至平如
其至平也其至平也

謹獨

幽暗不善鬼得誅之

莊子云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之行也

劉也善者行之摠不可斯須離可上非善也人之下長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自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

之為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日冠履而昏夜僕跣也人立子為
不以岩隱而歇其勞石泉人流不以耳山而不首人在音之日
以隱有而延令是以戒慎目所不覩恐下耳所不問居室如見
實是平如有人故道二不以昏行變節見回不以夜浴改容勾
之不於石室君臣之禮不為吳其井於日野夫婦之敬不虧斯
皆慎乎子云身玉而也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人
變其上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
而與見明詩云相在尔室尚不上於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
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或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潔於明
行情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已知
之而云不知是盜鍾掩耳之智也孔徒晨起為善致東平居
室以善為樂故身恒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
獨上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孔顏猶不十習

揚子辨孔子習周公者也不之習孔子者也辨逢之江家分其
弓良捨其策般暗投其人而習諸孰曰非也辨詞馬說曰四子皆
其才必有之人者不使而其公
而者聖人之道不有不可也

聞之必孝之必行

家語之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上聞之患弗得
孝曰得孝之上弗能行

文公孝書不能行也

國語惜文公孝上書於曰李能辨三日曰吾不能行也思
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不李言於荀子

孝以孝行為上

揚子辨天降生民空留侗留顓蒙李也知恣于情性
聰明不開訓諸理也也李行也李行之上也也言之次也教人

又其次也咸無焉為眾人

學至於行而止

荀子三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之孝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晰之謂明明之謂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厘無他道焉已也也乎行之矣

人貴乎孝孝貴乎行

蘇子登尺帟之書脩方寸之字能守八紘之外致千里之意出入若鬼神往來如變化人而不孝謂之視由孝而不行謂之操操

知

寧行知說無益於理者非君子之當知

荀子二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訂訂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去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

中

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好事知說失中謂之好道好事好道

者治世之所奔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奔軼虛之根施上下

易也多易謂變矣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天也

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

俛揆也力指言也也指人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

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理堦好也王公好之

則三法百好好之則大事情業不狂惑慙陋之人乃始率其群

徒辯其談說明其辟辯稱反二老身長子不知惡也謂身不

知也夫是之謂上愚

知行

孟子非荀知之

揚子君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荀知之亦允蹈之

知之不如行之

中說禮文中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知善則當行

中說二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

知而不行與不知同

聲陽對聲陽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同



行而或止則鈍可及敏不止其行則非鈍可及

荀子脩夫之一日而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之無窮逐無極焉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以止之則千里雖迷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

雖步不休跋八千里

荀子上顯謂圭步不休跋八千里累土不之丘山崇成厭反也其源開其瀆水也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馬不致

洪子

甲

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跋不之焉六馬足盡然而跋八致之六馬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一迹不行不至事一小不為不成



孝者無事之可息

家語詘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孝困於道矣之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也難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之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其可去大之妻至于同姓其可去大家其可去大親其可去大知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書尔于茅肯尔人其可去大綯其可去大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

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臯如也臯如也廣而高在臯反。廣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也察其從則隔如也隔也得復復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又見荀子六國各謂首尾是司曰臯如當臯如也

死乃可息

列子謂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二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其望其墳畢音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音如也萬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果天知命泰然以待終若子之所似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昏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聖人無息

淮南山割而舍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騫尾截玉聖人无止是以歲賢者日愈昨也今日勝於昨日今言人自修進也

博物

夫子鑽羊之辯

家語辯季相子穿井獲如玉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變一足兩水之怪龍罔象罔象食人土之怪鑽羊也鑽羊也又見國語王作上注云鑽羊也

夫子巨骨之辯

家語同吳伐越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宴爰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執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

夫子隼矢之辯

家語曰夫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南方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功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求鑿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括前括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九姬武王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公陳以肅慎氏貢馬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讀讀也以上三投又見國語

管仲知桓公孤竹所見為俞兒

管子止自問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翕然上瞠然視驚視也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

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愈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此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也當有罪之聖是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

管仲知虎疑駭馬而伏

管子問桓公乘馬中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駭馬而泝泝字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駭象也駭食虎豹故虎疑焉

無考證

鄭人爭年

韓非子外篇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為勝耳。韓子曰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之爭年也。燕王上李道



馬猶可教而況於人

淮南子卷之九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故齒啮鬣足以嚼牙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勾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奔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驚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

生同俗異教使之然

荀子勸學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以善先人

荀子勸學以善先人之謂教



六經所道不同

莊子天運詩以道音導禮以道音事志書以道音事禮以道音事行音行法樂以道音和和易以道音陰陰陽春秋以道音名分音法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觀聖經而知諸子之

揚子子觀書者音聲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苛音瘧也音本音嶺音力音上音施音今音從音李音况介音立也音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音也音沉也音沉音况音枯澤乎

捨聖經而好諸子不足以入道

揚子子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音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音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都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崕之蹊不可勝田矣音又音口耕切向牆之戶不

可勝入矣李執曰經入也。吳山曰經不可勝入也。山曰經不可勝入也。山曰經不可勝入也。

子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子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子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

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易詩書皆有損益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

知也吳山曰伏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其益可知也。知也吳山曰伏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其益可知也。

也李曰或曰因者謂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也。也李曰或曰因者謂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也。

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或曰易損其一雖愈江曰書卷二切知闕焉。或曰易損其一雖愈江曰書卷二切知闕焉。

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李曰本百篇今。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李曰本百篇今。

半吳曰若易之六十四若換其一雖遇人可知其闕者至。半吳曰若易之六十四若換其一雖遇人可知其闕者至。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李曰數恨書序雖存獨一者非損失之。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李曰數恨書序雖存獨一者非損失之。

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宋曰言彼換一者蓋著數之法。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宋曰言彼換一者蓋著數之法。

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李曰數存則雖遇。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李曰數存則雖遇。

以百叙以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李曰秦焚書漢。以百叙以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李曰秦焚書漢。

虞夏商周之書李曰秦焚書漢。虞夏商周之書李曰秦焚書漢。

揚子前同虞夏之書渾渾爾。揚子前同虞夏之書渾渾爾。

李曰深大宋曰渾渾爾。李曰深大宋曰渾渾爾。

猶渾渾二也言。猶渾渾二也言。

然也言。然也言。

也言。也言。

也言。也言。

吳曰謂其淳雅也李曰美雅也商書灋灋爾李曰美雅也周書靈靈爾李曰美雅也下周者其書誰乎李曰美雅也

聖經未易測知

揚子經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故李曰嫌五經之文而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微出大哉天地之為萬物耶五經之為眾說耶李曰莫有

人存則易人亡則艱

揚子前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若孔

惟五經為辯

揚子見或問五經有辯乎曰唯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李曰

五經支離所以為簡易

揚子五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吳曰支離

王通謂易微詩失書殘禮衰春秋散於諸儒

文中子曰蓋九師與而易道微易者人尚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

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範科斗尚書以今文尚書詩失於齊魯不似為之李晉人宗之於是自有齊魯詩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元道曰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有限仲尼師萬之仲道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於道也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然李不取之左而得之不由師也

先王之蘊盡於六經

文中子魏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率周公之筆法是率社也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

夫子告鯉先詩禮後四經之義

文中子命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禮趨而過庭子曰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曰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禮在樂以和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書以制法從

事而後及也制以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禮命故不孝春

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孝書無以議制不孝易無以

通理四者非其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貽孔子教者待其

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

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志定則發之以

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中則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

而知節則不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不知

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若驟而語春秋則

蕩志輕義志未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未驟而語書則狎法

狎法狎法猶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

立之以宗宗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先成諸已然後

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刑乎遠配容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

也若此理是也宜其深乎宜其深乎宜其深乎宜其深乎子聞之

制法窮理是也

曰姚子得之矣姚子

詩

伯藥論詩文中子不答

文中子天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重規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璩劉焯下述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填箎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采詩之官廢而民無詩

文中子闕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禮

學詩則言有章學禮則立不倚

子家子人之言語多患無節失其倫次故夫子教禮也以不孝詩無以言蓋使其孝詩則出言有章也人內無主則舉動失中故夫子教禮次及於不孝禮無以立蓋使其孝禮則能中立而不倚也

易

劉焯不知易在吾身

文中子闕劉焯問易子曰聖人於易以身而已况吾儕乎阮劉焯曰吾身立易中劉焯焯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

易者聖人之動

文中子闕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阮易曰易可大故因或以致无動則吉不先見故推幾成務存時效易可知故夫卦者智之知也動之序也阮而在卦如人若知爻家人明內而齊外

文中子純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
巽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家人明內而化外

子家子或曰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曰禮明於內則化行於外

周禮

王通居家不暫舍周禮

文中子魏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
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
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去天命齊其久長故曰敵也

周禮敵天命

同前

春秋

春秋國之鑑

說苑權八公苞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孝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
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
之中弑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
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春秋王道之繩墨

文中子事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
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七

前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八

前集

學者五經章句華多實少之弊

揚子賜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

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吳叔三司馬一以弄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明其孝當年不能究其才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首家以向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謂不知老子之約也班固論大道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其乃蔽也曰若是則周公感孔子賦周禮曰果如是言則

古者之孝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

從而繡其聲悅惡在老不老也秘曰禮華大帶也挽佩巾也班固

一存其大才玩經已而己是故用日少而益多德多三而五

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而矣博學君子者又不多聞闕疑之美而

相譏下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曰兩字之文至於十萬言

曰若指古三萬言○光曰擊音盤旋音後惡音自或曰學者之

談經

談經當一以貫之

文中子馮衍宿子之家微魏微子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

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

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致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李校然好自

行於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

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元克曰天下何思何慮殊

下尼父之燕說非書意

燕說非書意

韓非子外儲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

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幸

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

則治矣非意也

書籍

道在書書可以言語寄言在意不可以言語傳

莊子歎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在言故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
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
情惟志言則知如下同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輪扁以古書為糟粕

莊子解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

桓公齊桓公扁音扁又符珍反斷論人名扁也斲輪於

堂下釋椎頭是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

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魄音各反司馬攬云斲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

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

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又見淮南子道

真主云糟酒滓也拍已漚之糟也年七十作年六十

王壽焚書

韓非子論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

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

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俾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

慧者不以藏書匿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

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叔見徐

子魚逆慮焚書而先藏之

孔叢子編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善籍之主

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

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不事詩書

韓非子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

子華子編離簡斷

著書

子思圍於宋而作中庸

孔叢歸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數四篇言四下此以訖于秦費劬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周矣其借使時變當周公時樂朔曰此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諸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季襄亦有似君之言者言魯君亦君之言也仍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使曰此雖以米為糶然世有饑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死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陵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不經之言多多徒贅

揚子揚子開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吳秘曰淮南十餘萬言大史公曰馬融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妙黃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知皆歸于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宋咸曰贅矣乃身之靈者也夫書多矣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作皮也

著述安知後世之不用

文中子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不用其後世但習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取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蘄是策則有豐

年院詩也之廣義
驕反義古本万

所得深則讀書愈有味

子家子學者所得愈深則讀孔子書愈有味

讀書須入神

子家子凡讀一經須是反覆熟玩窮其義味今入神也

樂玩為善讀書

子家子得繫辭所樂而玩之義然後為善讀書

經史

周官左氏遷史

揚子種或問周官曰立事司馬光曰設官左氏曰品藻

大史遷曰實錄其事

士通謂史失自遷固春秋失自欽向

文中子天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謂范甯春秋志於春

文中子

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公羊字子為穀梁氏傳

使儻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難黃上之道壯益莊之詞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欽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

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欽向始也棄經而任

傳興經道廢註興史道誣

文中子淵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苦老

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

子史

淮南不如太史

揚子謂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

太史公聖人將有取

焉味咸日同集

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下出下入淮南也

淮南子長非惟不果純乎聖又將巫鼓後來

揚子同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宋咸曰揚子止論淮南子長之言

爰奇而難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曰不果則不果矣咸曰

被傳託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曰不果則不果矣咸曰

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在南子長皆人

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導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

史

韓非以伯夷豫讓為無益之臣

韓非子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

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

智伯也豫讓乃自黥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

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

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

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

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出主之所多而求也

司馬不如仲尼

揚子君文麗用寡長卿也宋咸曰司馬相如文多愛不忍子長

也咸曰遊之孝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曰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古今之史不同

文中子事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

太玄

揚子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宋咸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

生二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

二十七部其三數故有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

有二百四十二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行咸著焉今或人

以為孔子述而不作是太玄不當作故問曰其事則述其書則

之為吳秘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為作

曰其事則述其書則

作李軌曰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公

然何嘗先王制之制天而成曰當孔子之世也曰孔子下衰詩書有亂

典制然後各得其禮樂明道立教而在是矣何煩更作書哉故

六經乃使聖人之所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詩正故死古事可

以而為經身與大於易非作書者成一子則可以其道故甲分二十

凡四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申子辰申子辰申子

書則其也○司馬光曰仁義光王之表也方州部家揚子所

也言揚子先至太玄之道書其育而不由者吾家之童烏乎李曰

子雲之子也中尼神而不由九齡而與除我玄文李曰

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與曰玄何為言玄言誰曰勿雜也而

已矣減曰言如三鄒田戶可謂甲韓之義也玄曰玄曰玄曰玄曰

使窮渾天之法知吉凶之事之善惡則為休也星陰五行之用其則

曰仁義以天教播之於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巳矣且天一至地十

準易道也曰準易道也易準天也易準地也易準人易準天易準地

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

人紀異術無從而入

說苑

說苑有進物義

中說相芳城府君城子之兄也為各讀說苑子見之曰羨哉兄之

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

說苑可以輔教

中說前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其說苑向撰三十卷

文選

韓非排文學之士

韓非子五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

學必得其道文必濟義

文中子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文章

道衡自謂其淫弱

文中子勉內史薛公顛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

學有新功則文有生氣

子家子脩孝有日新之功則為文常有生氣

說文

悅史機文

中說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

徐字中豫漢獻帝時侍禁中衣冠年休著前漢紀二千篇詞紀事

詳申明前度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

古文今文之異

中說

問文

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寒

理曰

聳陽王或問近世之文誰為可者對曰其有人焉矣曰何人也曰柳荊州得文之心髓而思慮傷氣枝微得文之耳目而視聽未極孫漢公得文之骨幹而血脉多滯張晦之得文之齒牙而咀嚼傷齟胡宿得文之咽喉而聲音未暢孫鄰幾得文之骨髓而按擱不和仲隱居得文之手足而揮動靡安潘舍人得文之眉目而氣色不正胡秘書得文之膚藻而內關疾亟又問其次曰嬰搏而已雖有四支五內而未達於用使其加冠世室則吾有望焉

文行

文可觀人之行

中說韓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

靈運云之孫靈壽康樂公性奢豪博為永嘉太守多沈休文小

人哉其文治君子不與謝靈運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宗之益為好多此治可見矣

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鮑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

文怪以怒鮑昭又叙是王筠字元禮為文之甚也列字叔庠以體古

文碎鮑昭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宗之益為好多此治可見矣

可鮑昭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宗之益為好多此治可見矣

也其文淫鮑昭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宗之益為好多此治可見矣

文捷鮑昭字元暉陳郡陽夏人宗之益為好多此治可見矣

江摠詭人也其文虛江摠字德持

皆古之不利人也或疑韓子謂頽

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是詞簡然而用也延之

事辭貴乎相稱字延之字仲宣南齊時為尚書令好文章文詞風流

楊子語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書尚書事勝辭則

抗抗口直者質之謂也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

聖人之辭使人信之信其言

揚子躬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司馬光曰以

揚子揚子神聖人之辭渾渾若川

聖人之辭可順不可逆李輔曰渾渾之流也吳越順則

揚子揚子神聖人之辭渾渾若川

揚子揚子神聖人之辭渾渾若川

揚子揚子神聖人之辭渾渾若川

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秋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

童子彫蟲篆刻

揚子晉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巳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以爲壯夫之工之有綺縠可以附目曰女工之蠹矣

詩人之賦麗以則

揚子晉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此曰言亦曰必也淫過曰皆誇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宋成曰詩賦之麗以則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猶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則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必曰升堂入室必以

辭賦戾乎治具

聲隅生辭賦之戾乎治具聲隅之甚乎倡優孰云揚館之為賢乎賢乎吾見其大不道者以此

字書

學蒼史愈於妄闕

揚子晉或欲學蒼頡史篇吳成曰蒼頡一篇史篇十篇皆字字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猶勝於李諸子之妄不字之缺也

古人制字各有意存

子華子古之制字者此茲為慈如是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韋韋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之為破文亦如之

幼年不可學草

子家子幼年學人草字便是習他日苟且作事

家書

子上拜受父書

孔叢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時子上在衛子上北面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受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賔也言賔則送之今書于賔則送

銘有意於慎

揚子或問銘揚子之鼎皆有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揚子之鼎皆有銘之類

碑

王者不碑

聶隅戰王者不碑所碑者吾見其自待之不厚也澤由之碑知李斯非輔相之材也

碑

三豕渡河

呂子子貢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曰非也是已也

魚魯

抱朴子書二寫魚成魯帝成唐

碑

其說如山

淮南子說山訓許慎註曰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題篇也

其說如林

淮南子說林訓許慎註曰木叢生曰林說萬物立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

籟

淮南子籟三孔篇也

須聞類與今同揚子方于世字亦幾何里

管子

巨獲

管子 謁必有巨獲

變尋

淮南子 憂尋憂京也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八

前集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九



道德門

道

天然常在之道乃衆妙之門

老道可道可道經術政教之道也非自然長生之道也

夫民含光藏輝成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道也

中聖王之末言維子之未分明珠在蚌無名天地之始道元名若謂

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形

有剛柔具其有名也乃物母者天地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妙要

常能无欲則可以觀道之要也要謂養子故常无欲以觀其微微歸也常

可以觀也微古乎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同出而異名也

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各无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天

玄之又玄天甲復有天地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慈衆妙之門能

欲守中復有天地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慈衆妙之門能

道不可見不可聞

老視之不見名曰夷既視而見之聽之不聞名曰希

三者不可致語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於靜求之於人

不可致語故混而為一此合地故合於其上不傲信之在天

其下不昧昧言一在天下不絕其繩繩不可名繩不可名者動行无窮極也

可謂黃白黑非一也非一也非一也非一也非一也非一也非一也

是謂无狀之狀言一物作狀而能无物之象一物作

是為恍惚若亡不可見之者若存迎之不見其首

頭待也去情除隨之不見其後不可得而執古之道以御今

之有聖人知入當有一也以知古始是謂道紀本始有一是

謂知也

道無形像

老虛孔德之容孔大也... 道世金所行道之為物唯恍惟惚... 物道推化因氣立質... 及今其名不去道常在不自古至今... 從道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動道不居

域中有四大

老象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九首聲寥者空无有形... 不費穿可以為天下母... 強為之名曰大... 域中有四大

大非若天常在... 在下乃復漸去无... 反乃復在人... 其大也... 在域中... 法地安靜... 得甘泉... 收印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隱無名

老聞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存之退之... 若退若進... 大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

大音希 大器晚成 夫唯道善貸且
成大音希謂雷聲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 大家无大音希謂雷聲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 形大音希謂雷聲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 夫唯道善貸且

道生一

老道 道生一 道始所 一生二 与一 生陰二 生三 陰陽生和氣濁二
三生万物天地共生万物也天 万物負陰而抱陽陰陽而向陽迴

為道日損

老誌為孝 日益 益者謂政教札樂之修也 如為道日損 道謂自然
損者謂欲又損之 又損之 損情欲也 損之又損 以至於无為 用无為而無不為 無不為 無不為 無不為

道雖无味其用无窮

老道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 用之不可既

大道不器

文道 老子曰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惟象无形 窈二冥二 寂寥淡
漠不聞其声 吾強為之 名字曰道 夫道者 高不可極 深不可測
苟稟天地 稟受无形 原流洶洶 冲而不盈 濁以靜之 徐清施
之 无窮无 所朝夕 表之不盈 一拙樞之 乃无物約而能張 幽而
能明 柔而能剛 含陰吐陽 而章三光 山以之高 淵以之深 獸以
之走 鳥以之飛 麟以之遊 鳳以之翔 星曆以之行 以亡取存 以
卑取尊 以退取先

道之变化无窮

文道 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 无形而有形 生焉 无声而五音 鸣焉
无味而五味 形焉 无色而五色 成焉 故有生於无 实生於虚 音
之數 不過五 五音之變 不可勝聽也 味之數 不過五 五味之變
不可勝嘗也 色之數 不過五 五色之變 不可勝觀也 音者 宮立

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撮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二而徐清冲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道大无外

文誦老子曰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无表裏洞同覆蓋而无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无慮寢而无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道无不可

文嘯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

道不可聞見

文嗣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

老子卷九

道不可知

文猶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中而莫知其所

道妙不傳

文仕老子曰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無名不可名非反父子其能相傳也

能相傳也

道大无外小无内

管駘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非道无以理人生財

管駘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以待之則下雖有奸偽之心不敢殺也殺君夫道者虛設無所執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无以理人非茲是无以生財謂是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

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謂君之真以理身而輕其國也故君一國

者其道君之也故君一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王天下者大

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天下此

管伯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謂用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取於此謂道寡也謂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

善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究於賊賊無取焉

管伯道無根若盤葉與榮榮猶有根而物以生萬物

以成命之曰道託盤葉而兼生於盤葉而能成

子華子曰唯道無定形虛礙為一氣散布為萬物

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

孰知其所以終礙者王始重者皆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

之時澹泊恬怡恬聚而麗者直知徐徐其樂于天是之謂字

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衰至息以相薄也无洪慶壽

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成夫是之謂

宙宰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礙為一

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歛而一身散而萬殊無殊此道

同前 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為三矣而我之百骸九

竅毛髮皆藏腑肝胃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

往大掩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

之化也散而為萬殊躡倫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

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中者神

之舍也

道長上古而不老

莊子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悉焉天地生而不為父長丁文於上古而不為老稀辨韻反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徐扶眉反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如字又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北於列星司馬彪云稀韋上古帝也崔云成也司馬彪云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維李云北斗所以為天下綱維也司馬彪云取元氣之人面獸形崑崙山名司馬彪云傳曰崑崙山神不死至孔子時玄也服入石得水仙是為句伯一云以八月陰潼鄉限首人云北方宮也馬強音虞山海經曰北海之神有神人面鳥身耳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大荒經曰北海之神名曰禺強靈龜為之使婦藏曰昔穆王子筆卦於禺強案海外經云北方禺強

聖身子足乘兩龍郭璞以為水神人面鳥身簡又云北海神也一名禺強是黃帝之孫也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之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界美客兒伯神仙人也少真司馬彪云彭多章周各與晉晉文司馬東維斗之簡天漢律之東維也呈經云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能尾乃列伯今尾上有傳說星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考也凡十一字插其初反

古今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以得此道

同前

道覆載萬物

莊子天運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二乎大哉夫道淵乎其居也謬有聲不考不鳴李良由反力蕭版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故金石

運而无所積而後有成

莊子天運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積不道

身性且不可有而况於道

莊子如北舜問乎丞曰舜曰爾能舜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氣自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待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疆陽猶曰又見列子天

道無不在

莊子謂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期於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大西稊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質謂也每下愈况况謂也知夫夫謂之問於監姑姑謂也夫履稀稀謂也每

同前

莊子天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凡治天下之方皆以其有為謂在謂道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謂道曰神何由降謂神者不可測之明何由出謂明者不可測之聖有所生謂以道生聖王有所成謂以道成皆原於一本謂源也謂一源也謂始有封謂道元言未始有常謂是非非无

聖人之道出乎

荀子謂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易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謂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謂是係李

舒之慎於六合卷之不盈一握

淮南謂天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謂東曰開也讀高不可際深不可測謂至也包舉天地稟授无形謂形也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弥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謂朝也夕謂朝也舒之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謂一握也合陰陽謂陰陽也橫謂橫也紘宇宙而章三光謂三光也其淖而

二皇得道之柄而天地民物無不和

淮南謂太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謂中央也神與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運地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終始風與雲蒸事而不應謂事而不應也雷声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

與鸞集謂鸞也電謂電也出言无欺也謂出言无欺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謂鈞旋轂轉周而復匝也

如天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為之而通乎德謂乎德也言謂言也無言而為之也謂無言而為之也恬愉無矜而得于和謂恬愉無矜而得于和也有萬不同而便于性謂有萬不同而便于性也神託于秋臺之末謂神託于秋臺之末也而大與宇宙之總謂而大與宇宙之總也始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

緩蘇也節四時而調五行响諭覆有万物群生謂緩蘇也節四時而調五行响諭覆有万物群生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謂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在角胎生也謂在角胎生也子之身兒無以弟之哀信謂子之身兒無以弟之哀信也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謂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也星也謂星也不行合德之所致也謂不行合德之所致也

則斷人情

淮南謂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齒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

君子之道有四易

揚子孫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桐馬光曰有也

道宜適正不可適佗

揚子謂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宋成曰无不通者言或曰可以適佗歟宋曰佗猶邪也曲也言與云聖人之曲王者為佗道君子正而不佗

道若塗川

揚子謂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李曰車之由來通混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海而通聖人之道亦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

堯舜夏殷周之道

揚子至堯舜之道皇姨兮夏殷之道將妣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伐

在天為日在人為心

管子論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生曰者万物由之以莫大焉心者万物由之以斷其為功莫大於心也

道若古今之正權

荀子正片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入無動而不與權俱權所以知輕重也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悅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感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禍託於欲謂天德而保嗣以福禍禍託於惡謂天德而保嗣以禍福之所託

由之考治

荀子賦文武之道同伏賦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

道不遠人

淮南師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返

世無廢道

可大可小

淮南繆國有亡國世無廢道。一人被之而不復也萬人蒙之而不福也

道之本大極

鬻子源道之本太極太極函三為一夫太極天地人之道也二儀未闢河圖未朕太極闢端三才備焉是故有天道焉陰陽是也有地道焉剛柔是也有人道焉仁義是也天地變化下降上升物無不生時無不成仁行義舉禮樂間出擴而為教為化有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紀盡矣是故其本之於道道者蹈也莫不履蹈之千世而上千世而下率由茲以臻于治斯須不可去者明諸

道不韋物

列子仲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大道其夷

老子 大道其夷而民好徑

得之非道者必失

說苑讖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畔道有四

害道有六

子家子畔道有四徇利忘義一也廢禮犯分二也輕信巫十三也深溺佛老四也有是四者不足謂之士 害道有六自然一也好毀二也妄語三也多機四也禍中五也護短六也有是六者不足謂之賢

至道

至道之精

至道之精

莊子能至道之精窈窕冥冥其至道之極昏冥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止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至道無門

莊子蘇州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二問暗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姬音戒疏瀹滌滌而心澡雪而精神撻擊而知謂夫道宵難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至道不可以言傳

莊子謂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去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惟本而歎曰非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聖道猶日中

揚子姓龍之潛穴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

不任其聖人而後知智之不豐然而力不強則途不至智不勉則道不明

行道

行周於魯猶推舟於陸

莊子經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反之於陸則沒出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三皇五帝之道不可言於五伯之國

莊子經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瘦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而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

行道

子夏以書為樂

孔叢子論子夏讀書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二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雖至猶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愀然不殆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表者禮樂者天之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乎

顏子之樂也內

揚子傳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銅馬光曰朱衣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

之樂也外吳然石頭子樂道故曰

上無明君則簞瓢自樂

揚子慎山雖之肥其意得乎同馬光曰言山梁雖難所以能肥
首亦然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二在上百官牛羊亦山
樂也謂二在上尊孰梓茹亦山雖也何其臞也梓茹也梓謂以手
邦有道富且貴無道貧且賤也若堯之所謂以養舜也千鈞之輕
鳥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多力耳簞瓢食瓢飲顏氏處之而
樂也德也只曰鳥獲素之力上十
之樂他人之所不能也

知道

知道者不求知不求合

三家子知道者積德行善不求人知出言為文不求人合

天道

天道不爭而善勝

老子壯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則活

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有為也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
之言聖人之德而欲行之平難乃曰反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人自思之而不言而善應自天不言萬物不召而自來
王向經然而善謀人十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天工恢二踈而不
失天所司察人善惡无有得失

天道猶張弓

老子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天道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奉
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言張弓如調之如是乃可用夫天
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
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當爵祿以奉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以其位其不
欲見賢不居樂與

為者敗之

文子仁老子曰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為者敗

之執者失之

大道

六欲

文子明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道器

道通變器執方

中說淵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方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

道藝

以精於藝者志於道猶反掌耳

聳隅子魏聳隅子曰王良之執馭扁鵲之為醫師曠之善聽由基之精射使其志於聖人之道猶反掌耳

藝不可捨道不忽

聳隅子德隨時之藝不可捨斯抗世之道不可忽斯

道術

道術裂於後世

莊子天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躰道術將為天下裂

道佚數勞

文子原老子曰躰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

小數不可以擬大道

淮南子原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亡距許慎守之也微綸芳餌加以詹何始嫗之數猶不能與聖聖爭得也詹何始嫗古善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引也綦美

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淮南子道田駢人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
道術難以除患願問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
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
之政焉已雖无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
齊國之政何足問哉

道術可以為政

韓非子內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眾端參
觀必參驗而後聽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專一理必有失責五曰疑詔詭使六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得而反具事此七者
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問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
臣雍塞其所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无眾故迷孔子後
人不見此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无眾故迷孔子後
言亡其半也明子言君之謀事與半氣有五義皆不參門戶之
其患豎牛之餓叔孫而二子豎牛故身而江乞之說荆俗也
荆俗不言人惡故嗣公欲治不知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
適已故更貴臣妾以敵之謂也治故使有敵恐其所
為心以備則臣則奸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金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
金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

韓非勸其君以術數待臣下

韓非子內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眾端參
觀必參驗而後聽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專一理必有失責五曰疑詔詭使六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得而反具事此七者
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問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
臣雍塞其所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无眾故迷孔子後
人不見此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无眾故迷孔子後
言亡其半也明子言君之謀事與半氣有五義皆不參門戶之
其患豎牛之餓叔孫而二子豎牛故身而江乞之說荆俗也
荆俗不言人惡故嗣公欲治不知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
適已故更貴臣妾以敵之謂也治故使有敵恐其所
為心以備則臣則奸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金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
金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虎一市之患

倒言反事以實所疑

韓非子前倒言反事以實所疑則茲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故

陽山謾摻豎為謾摻豎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齊人欲為亂詐為亂

知而不可疑子之以白馬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兩訟者便

嗣公過關市便得聽察之稱龐敬欲防市者之姦而召公大夫還

龐敬欲防市者之姦而召公大夫還

韓非子內諸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亦

市道為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市者以為令與

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亦不信故不敢為奸

戴驪欲伺李史受笥而使伺輶車

韓非子前戴驪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輶車至李史

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輶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

子之佯言白馬以規左右之誠

韓非子前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

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嗣公使人以金與關市

韓非子前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

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其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

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新編類要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九



